

800万元王思聪同款系列表,只卖2万?

镇江警方破获公安部督办的制售假冒名表案,案值10亿元

“很多世界一线品牌的限量版名表市场价高达百万,但是他们均价只卖几千块,且一个仓库里就有十来块。”日前这起涉案价值达10亿元的公安部督办“2·19”特大假冒注册商标名表案告破。12月1日,镇江润州警方通报了案情。据悉,该团伙仿造的名表涵盖了世界一线品牌、型号,应有尽有。该案涉案区域广、涉案人员多、查扣仿表及配件数量之多、仿表制作工艺之逼真全国罕见。

通讯员 曹伦平 仇亦非 现代快报+记者 曹德伟 文/摄(除署名外)



扣押的手表配件

扣押的手表成品

抓获的部分嫌疑人
(镇江警方提供)

市售800万的名表,只卖2万

当天上午,在润州公安分局的会议室里,一排排陈列着警方查获的该团伙制作的部分仿冒名表,机芯、表壳、表带等零部件,机床等制作工具。一块块名表仿造度之高,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警方介绍,嫌疑人通过购买正品国际名表,将机芯、表壳、表带以及表面进行拆解,同时再买来带有侵权标识的表带、表盘、表壳、机芯等零部件进行组装,里面的机芯也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假表的高仿程度有些可高达96%,即使是专家也要拆表后仔细鉴别才能判断。

据警方介绍,这些仿真度极高的名表在市场上售卖却只是“白菜价”。例如市场价89000元的某品牌名表,终端售价只要2000-3000元;而王思聪同款系列正品官方售价800万左右,号称全球限量版只有几只,实际也只卖2万元左右。

该起案发还要追溯到2020年3月,镇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瑞士某集团驻中国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报案称,互联网上有大量假冒其代理品牌的“世界名表”,给相关品牌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接到报案后,镇江市警方高度重视,并成立专案组。镇江市、区两

级抽调多部门多警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专案组梳理后,一个个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

记账本显示,3个月销售获利1500万元

据介绍,此案犯罪团伙分工有序,且作案手段复杂隐匿。犯罪嫌疑人利用国际名表的售价高、绝大多数消费者辨识能力弱的特点,通过购买正品名表拆解,进行1:1仿造后大肆生产,并不断升级制假工艺,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经查,2019年至今,犯罪嫌疑人余某见仿冒名表市场利润巨大,遂招揽成员,成立工作室,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销售广告形式吸引买家。接到“订单”后,余某团伙找到二级批发商钟某,由钟某联系一级批发商邓某,邓某再负责联系组装仿表犯罪团伙,并订购相应品牌手表的包装盒、表卡、说明书和仿造的香港刷卡POS单。

具体负责组装仿冒名表团伙系以许某、刘某为首等人,许某、刘某团伙通过购买正品国际名表,将机芯、表壳、表带以及表面进行拆解,向湖南道县人邹某、广东东莞人涂某、四川广安人蔡某等人购买带有侵权标识的表带、表盘、表壳、机芯等零部件,在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经过1:1仿制

进行组装,并以500—40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一级批发商邓某,谋取非法利益。警方介绍,批发商到销售商层层转售,从每块表中牟利1000至5000元不等。

该团伙的流水很大,2021年1-3月,销售净利润1500万元;2020年3月-2021年3月,销售额达1.6亿元。

制售假网络覆盖29个省市,产品销往多个国家

为了取证抓人,专案组相继派出10多个调查小组,夜以继日,总行程逾15万公里,平均每人每天实地蹲守10个小时以上,对疑似制假工厂等地点进行侦控。经过一年的时间,成功摸排出一个集“生产、组装、销售”于一体,销售网覆盖全国29个省市,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售假犯罪网络,并成功锁定了主要涉案人员。

2021年4月9日,在专案组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抽调警力兵分六路前往全国多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捣毁组装厂、配件厂、工作室等犯罪窝点等8处,现场查扣各类名牌手表7200余块、仿表配件10万余件,累计涉案价值高达10亿元,冻结涉案资金1.3亿元。

共同生活20多年未领结婚证 男方留下的遗产怎么分

男女双方共同生活20多年,直到男方病故,两人没有领过结婚证,是否属于“事实婚姻”?近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一起遗产纠纷案,男方近亲属认为这对男女只能算同居,女方不能继承遗产。而女方则认为应属于“事实婚姻”,她理应继承。该案经过两次审理还未判决。

同居20多年未领证,男方死后遗产引官司

20多年前,男子林夏和离婚过的女子李慧敏相恋,二人曾办过一场酒席但并未领结婚证。此后林夏来到李慧敏的家中,一起生活到了2020年。

二人生活期间,李慧敏的儿子、女儿年龄尚小,两个孩子从生活到成家,费用由林夏和李慧敏共同承担。2020年1月,林夏因病去世,他的后事也由“继子”“继女”料理。

由于林夏和李慧敏一直没领过结婚证,他的遗产由谁来继承,无法准确认定。李慧敏及其子女为此连打了两场官司。

目前,第一场官司已经结束,是李慧敏及其女儿起诉某银行,关于林夏遗留下来的4万多元存款的归属问题。李慧敏为了证明她与林夏一直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找当地村委会开了一张“关于林夏家庭情况调查的说明”。这份说明讲述了林夏与李慧敏及其子女的大致关系,是经过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后出具的,并盖有村委会的印章。

这份“说明”被李慧敏一方作为和银行打官司的证据。2021年初,该案经过法院组织调解,银行同意李慧敏将林夏的4万多元存款取出。

第二场官司是关于林夏的房产。林夏生前曾得到一套拆迁安置房,在他死后,这套房子由李慧敏使用。

由于林夏去世时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也没有亲

生子女,也没有领过结婚证,所以他的侄女、外甥等近亲属认为,林夏的房产该由他们继承。林夏的近亲属们曾找李慧敏一家谈过此事,要求她让出房子,可遭到了拒绝。于是,双方来到法院打官司。

双方争遗产,共同生活的时间成争议焦点

双方在庭审期间各执一词。李慧敏一方认为,她与林夏是“事实婚姻”,有邻居的证词和村委会证明可以佐证。而林夏的近亲属则表示,林夏与李慧敏只是同居关系,并不是夫妻。此外,双方还为李慧敏与林夏开始共同生活的时间吵得不可开交。李慧敏一方认为他们是在1993年办的酒席并共同生活,而林夏近亲属则不认可,表示他们是在1995年夏天开始交往,1996年1月才住到一起。

为何双方会为林夏与李慧敏共同生活的时间争吵不休?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吕金艳告诉记者,认定共同生活的时间,对该案来说较为关键。

吕金艳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相关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吕金艳谈道,至于1994年2月1日以后的,原则上不再承认“事实婚姻”,但也不是说彻底不认,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案中双方争的,就是共同生活时间是否发生在1994年2月1日前。如果是,那李慧敏一方赢面就会大很多。当然,该案的判决结果还是要看双方提交的证据充分程度和法官的考量。

这场官司已经开了两次庭,目前法院并未作出判决,现代快报记者将继续关注。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现代快报+记者 刘遥

未成年男生偷偷向“女友”转账百万 母亲打官司追回80万元

未成年男生为“网恋女友”一掷千金,半年转账超百万,父母发现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把钱退回来。12月2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南通启东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据介绍,男生顾名出生于2002年11月。2019年9月,他通过互联网与1992年的女子刘薇相识,双方发展为恋人关系。因顾名尚未成年,没有个人支付宝账号,他便借用网友支付宝账号向刘薇转账表达爱意。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期间,共计转账101万余元。

一个不满18岁的学生,怎么会有如此“豪横”的出手?事实上,这一百多万元都是顾名分成数次,用其父的手机银行转到网友支付宝中的。最终,顾名父母还是发现了儿子的转账行为。其母亲作为监护人起诉至法院,要求刘薇返还钱款。

启东法院审理认为,顾名、刘薇“恋爱”期间,顾名为学生且尚未成年,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半年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向刘薇转账百万余元,该转账行为及转账金额明显超出一般人水平,与其年龄不相适应。顾名的转账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属无效。顾名的法定代理人起诉要刘薇返还相关款项依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返还的金额,法院考虑到双方确实确立“恋爱”关系,其间存在合理支出费用,结合双方恋爱时间,参照所在地一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酌情判决刘薇返还95万元。

一审判决后,刘薇不服,提起上诉。经调解,刘薇自愿在一个月一次性归还80万元,逾期不还按一审判决金额全额执行。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通讯员 顾佳庆 现代快报+记者 严君臣